



小 | 小 | 说

窑场风云

杨力(四川金堂)

早年，二舅在镇上开了一家窑场，主要烧制老百姓所需的陶瓷器。二舅为人朴实，又乐善好施，自然深得人心，窑场生意一直不错。

窑场烧制出的陶瓷器，都要运往10公里外临江码头。吃这碗饭，也要靠脚力，一天能多走一个来回，就会多挣一份工钱。

让二舅最中意的，是一个叫张猛的后生，20出头的年纪，黝黑的脸膛，炯然的眼神，一身腱子肉，每天雷打不动的两个来回，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

恰好二舅的独生女在几十里外的县城念卫校，每周要往返一趟。之前一直靠二舅接送，但二舅很忙，一直想找个人替他，现在见张猛一身蛮力，人也沉稳厚道，就把护送一事相托付，同时允诺每一趟给出高于挑夫三倍的报酬。

谁知张猛根本不要额外报酬，但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跟师学艺，进窑场学习制坯和烧陶！

二舅一听，这不难啊，充其量多了一个帮工，便爽口答应了。自此以后，张猛就专心研习制坯和烧陶。整个工序都非易事，从制坯开始，取来高岭土、走苦水、去杂质、成精土，耐酸碱。制作一件小陶器，比如一个泥碗，也就三两小时；而制一个大件，如超过人高的坛子或大缸，则需要多道工序衔接，没有三四天做不出胚子，非常考手艺和耐心，整个制坯过程需要车盘平稳，用心专一，坯泥正直，不偏不倚。制好的泥



生 | 活 | 广 | 记

白蒿子

社会玲(宁夏银川)

我们在春天吃的艾，不是端午节插在门窗上，或者理疗馆里用来熏灸的那个艾。我们吃的艾，学名叫茵陈蒿，我老家叫白蒿子。

田野里叫“蒿子”的草有三种，白蒿子，黄蒿子，艾蒿。这三种“蒿”像表姊妹，长得有点像，不熟悉的话很容易混淆。白蒿子可食用，黄蒿子和艾蒿不能。怎么区分呢？白蒿子叶子发白，喜欢平趴在地上，闻之有淡淡清香味。黄蒿子颜色发绿，喜欢聚拢向上生长，味道腥香浓烈，皮肤触到有时会过敏。艾蒿叶子也发白，但它是有杆的，长长的一枝一枝向上生长，摘片叶子捻一下，放到鼻尖闻，有着浓郁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艾草香。

白蒿子在我老家西海固就是野草，没人

挑来吃。我从小也没吃过。但宁夏北边的川区人吃。我嫁了个宁夏北边的男人。他说，这玩意儿他们从小就爱吃。我已故的婆婆曾告诉我，吃艾对肝好。

《本草纲目》记载白蒿子可治“湿热黄疸”。即清热解毒，利胆退黄。

刚上班那年，同事大姐带了一盒蒸好的艾给我们吃。那香喷喷的味道，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怀旧思绪，因为太像小时候春天母亲做的“苜蓿烤烤”了。而且，我发现“艾烤烤”要比“苜蓿烤烤”好吃。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年年春天，别的野菜可吃可不吃，吃不到也没关系。唯有苦苦菜和艾，是一定要吃的。驱车几十里，在贺兰山

脚下的树林子里，田边地头，沟里坡上，跟探宝一样寻寻觅觅。若是发现有一处的艾长得又多又好，狂喜的心情犹如中了大奖、发现了金矿，贪婪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其实，每年春天，夜市、菜市场都有老人卖艾和苦苦菜，一朵一朵，齐齐整整，又大又新鲜，水灵灵的像是温棚里专门种植的。我很少买。要知道，挖野菜也是一件特别有趣和快乐的事。人到了大自然里，心情立马就会明媚灿烂起来。和好姐妹一起徜徉在野地里，一边说笑，一边寻觅那一片绿色。头顶是蓝天白云，耳畔是风的喧哗，眼前是开阔的高低起伏的田野。那种舒爽和自在，是任何活动也无法比拟的。买来的野菜里，因缺少

了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成就感，吃的时候，快乐也就没那么明显了。

辛辛苦苦地把艾挑（铲）回来，再一朵一朵地拣摘，淘洗干净，然后拌了面上锅蒸。蒸汽冒出来，厨房里就窜出一股一股艾的清香味，直往人鼻孔里钻。二十分钟后，将蒸熟的艾端离蒸锅，挑散晾着。炒锅内放多多的油。油热关火，放花椒粒炸一下捞出扔掉，放蒜末葱花辣椒面入油炆出香味，倒入艾，放少许盐，搅拌均匀即可。

做好的艾，油润散软，清香扑鼻。每次我都能吃一大碗。家里的男人更是吃不够，吃了一碗再来一碗，毕竟，这是他小时候的味道，更是妈妈的味道。

时 | 光 | 漫 | 笔

补丁里的光

葛鑫(浙江杭州)

服，心灵手巧的母亲却总是能让我们身上的补丁带着光，以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喜欢衣服上打补丁。哥哥衣服上的补丁一般是方正的灰色或军绿色，弟弟的裤脚接的是父亲旧工装的特其布。而我衣服上的补丁却藏着玄机：春天的“蝴蝶”停驻在肘弯处，秋日的“枫叶”飘落在肩头……

有一次，我趴在桌子上看母亲缝在我裤腿上的小鱼，边看边啧啧赞叹。母亲兴致来了，竟然在我没破损的裤脚上添了艘“小船”。“补丁是衣裳的眼睛，通过这些眼睛，还能读出故事来。”母亲拍拍我的头，略带点自豪地说。

还有一次，母亲从裁缝铺半讨半买，置办了些碎布头回来。说，人家穿百家衣，给我们小闺女缝一个“百家包”，把大家的智慧都装进书包里。母亲耐心地将碎布拼成七巧板图案，又在背带上缝了两颗红五星。我背着这个彩虹般的书包走过煤渣路，宛如无数彩蝶追着我起舞。那个书包我用了好几年，后来百家布上也缝了补丁，我都不舍得丢掉。记得有一块补丁还是母亲婚嫁时的红绸，缝

成口袋的样子贴在书包外面，我可以放三角尺、橡皮等在里面，那针脚细得几乎看不到。

“这是你妈缝的功夫袜。”父亲的声音将我从往事中惊醒，他从我手中拿过摆满补丁的袜子，“她说补过的袜子踩在地板上没声音，不会吵到你们睡觉……”我仿佛看见深夜的母亲，穿着这双补丁袜，像踩着云朵般“飘”进我们房间，她挨个为我们掖被角时，袜底的补丁虽然无声，却透着满满的爱与温暖。

那些补丁不只是衣物的修补，母亲用满腔的爱，把破洞变成了花朵，把褴褛缝成了诗意。旧布头在她手中获得新生，正如困顿的岁月被她的巧心点化成金。我对着阳光举起旧袜，光线穿透补丁，透出点点光晕，这最厚、最不讲究的补丁里，分明藏着母亲为我们留下的光。

人生何处无裂痕？我的母亲，总是从容地掏出珍藏的时光碎片，将那些刺眼的残缺，绣成独一无二的花朵。她教会我们最深的哲理，原就藏在一针一线里：所谓修补，不是掩盖缺憾，而是以爱为线，将生活的碎片缀成新的星空。



来的钱在小镇和临江码头分别盘下了一家茶馆和一家商户。

时光荏苒，转眼二舅到了耄耋之年，而张猛和表妹也过了花甲。曾经繁荣一时的老窑和新窑，也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二舅还守在小镇上，张猛则带着表妹搬到了临江码头。

这一年，临近春节，二舅冷清的家，传来了久违的敲门声，张猛与表妹带着儿孙来给老爷子拜年了。一进门，张猛就在老爷子面前跪下，对老爷子说：“我的一生，受惠于师父，不但学了吃饭的手艺，还娶了你的女儿，涌泉之恩，断不敢忘。老爷子有气，可打可骂，只要宽心，但一家的骨肉亲情不能阻断。今年我带着一家老小，就是来让老爷子认回我们的！”

母亲的小剪刀
(外一则)

◆ 惠红燕(宁夏隆德)

母亲留给我一把小剪刀
金色铜丝缠绕，是她姥
临终时留给她的

母亲终没有来得及亲手交给我
她走得太急
太匆忙
狠心剪断了母女亲情

泪眼婆娑中
母亲用这把小剪刀
剪过红红绿绿的窗花
剪出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母亲用这把小剪刀
剪过灯盏上的麦穗
每一刀都是沉甸甸的冀望

夜色中散步的母子

夏风扫走了落山的红日
夜幕下的星子
相挽着散步的母子
在小街上，在公园里
彼此作伴，彼此相守

一老一少的身影
映亮了路灯的眼睛
映圆了十五的月亮

曾经，母亲的一针一线
连成了一串串的脚印
如今，儿子把孝心揣进了怀里
揣出了一路的温暖和幸福
每晚陪母亲散步
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他们身后满地的野花
是盛大绽放的爱

诗 | 语 | 小 | 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